

人间物语

因识一本书，结缘一座城

| 李训刚 文 |

缘分真的很奇妙，有缘总是能碰到一块。作为一个在深圳工作的江西吉安人，一千多公里之外的湖北省随州市，似乎与我搭不上任何关系。

一次很偶然的机会，我结识了《烟火乡村》散文集的作者王健，因而有机会在此书刚出版时就能先睹为快。书中的故事和田园景象深深地吸引了我，我对那里的乡村烟火充满期待，正好有个机缘，就和王健一起来了趟说走就走的随州之行。

我们是乘兴而去，尽兴而返，在随州感受到了《烟火乡村》中关于“动物野趣”“田野风情”“乡村味道”“至爱亲情”的浓浓乡村烟火气。

书中“杀年猪”“打爆米花”“酸白菜”“磨豆腐”等叙述，和我老家吉安相像，小时候吃过不少，读这本书唤起了尘封已久的儿时回忆。费孝通先生说过，中国社会是乡土的，即使随州和吉安两地相隔千里，人们对“乡村味道”还是有着共同记忆。

在随州，我第一次吃到那种独特的青菜“泡泡青”，据说吃泡泡青是在外地的随州人聊以慰藉乡愁的最好方式。泡泡青从外观看，叶片肥厚墨绿，叶面很多泡泡，天气越冻越是清脆，吃起来醇厚清新又爽口，与豆腐和五花肉煮火锅更是绝配。此物只在随州有，要想品尝他处无。

除了泡泡青，还有随州春卷、地三鲜等特色美食，都很可口。随州还有在餐前餐后冲泡温润的野生葛根羹的习俗，据说喝了能降三高、释火气。

大洪山是楚北第一峰，山峦绵延起伏，迂回曲折，甚为壮观，森林茂密，层林尽染。

登上山顶，心旷神怡。慈恩寺金顶上“中天佛国”四个字厚重古朴，是佛门泰斗本焕长老106岁时所书写。本焕长老是深圳弘法寺的开山方丈，我参访过弘法寺，现又来到慈恩寺，真是冥冥之中的佛缘。

山腰谷地有一棵千年古银杏树，硕大繁茂，树干要四五个成年男子才能合抱，有几十米高，枝叶覆盖近一亩地，让人震撼让人惊喜。我庆幸去的时节刚刚好，银杏叶片片金黄，鲜亮夺目，与四围层叠的远山和近峦交相辉映。一阵阵秋风吹过，金色叶片纷纷旋转飘落。此树经历了很多代人，古人也曾和我一样见满树金黄而欣喜，见风吹落叶而感慨，这种飘落宿命宛如人生，人生就是俯仰之间，虽然短暂也要绚丽灿烂。

随州既有胜景，也有厚重的历史人文。随州博物馆里陈列着春秋战国时期的曾侯乙编钟。一场精彩绝伦的演出把我们拉回战国时代，我也在复制的曾侯乙编钟上演奏了一首现代音乐，感觉非常奇妙。

更让人觉得奇妙的是，这次出游让我与我的吉安老乡欧阳修在随州发生了跨越时空的交流。

欧阳修位列唐宋八大家，他写就的《醉翁亭记》这篇千古佳作，在半年内传遍大江南北，一时洛阳纸贵。我喜欢文中“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的豁达，更令我自豪的则是最后一段：“醉能同其乐，醒能述以文者，太守也。太守谓

谁？庐陵欧阳修也。”吉安古称庐陵，我为吉安在历史上有如此璀璨的文学明星而骄傲。

欧阳修6岁从吉安到随州投靠叔父，至24岁离开随州，18年的异乡生活对他性格的塑造以及后来取得的巨大成就产生了深远影响。

欧阳修对随州很有感情，曾写过一篇《李秀才东园记》，他在文中深情地写道：“随虽陋，非予乡，然予之长也，岂能忘情于随哉？”他高中进士后四处为官，对随州仍念念不忘，阔别二十年后，探访了第二故乡随州。

这次随州行我还见到《烟火乡村》里的几位原型人物，对他们格外有亲切感。

《林尖行走》一文中的表哥杨猛热情地接待了我们，开车带我们赏乡野景色，看水库和群山，吃地道小馆。杨猛津津有味地讲以前的故事，告诉我们两只老鼠是如何相互配合完好无损地偷走鸡蛋的，我们听得忍俊不禁。他们两表兄弟在山林小路边走边聊，树丛边几头脖子下挂着铃铛的水牛悠然吃草，间或有几只喜鹊飞飞停停。恍然间，仿佛他们又回到了少年时一起放牛的场景，满眼都是“动物野趣”和“田野风情”。

随州之行陪伴我们最多的是四姐，就是《吉年话鸡》故事中哄五岁的王健吃生鸡蛋，并威胁他不准告诉父母的四姐。

四姐把行程安排得妥妥当当，还在车里跟我们讲了好多家乡的过往，其中的经历有哭有笑也有自豪。她小小年纪就带着更小的王健撑农家自制小木船（当地叫划子）上学，紧张、刺激，也挺危险，但都安全过去了。

我们还去了位于随县厉山镇的炎帝神农故里，虔诚拜谒炎帝并敬奉香火。炎帝神农驯五谷、规农事、尝百草、制中药，与黄帝一起为中华文明的源远流长奠定了基业。

时间紧迫，为了赶高铁，我们准备随便吃个面包对付一下，但四姐坚持安排我们吃完午饭再走。她精准算好时间，打电话吩咐餐馆老板提前做好菜，等我们一到菜馆，就无缝对接地吃上了热腾腾的饭菜，既没有浪费一分钟，也没有误点，一切都刚刚好。

我记得吃饭时，四姐说“要是你们没吃午饭就去坐高铁，我心里不得过”，这是随州家乡话。这平实的话语令我触动，也许四姐不会表达，但四姐永远是姐姐。朱自清在《背影》里描写的是父亲送他坐火车，离别之时，父亲拖着肥胖笨重的身子，爬过站台和铁轨，坚持买几个橘子让朱自清带上。其实，四姐的坚持在朱自清的《背影》里能找到共通点，因为两种情感都是一样的，是《烟火乡村》里的“至爱亲情”，真挚而永恒。

这次随州之行，看了不少景色，了解了不少人文，还有些地方没去，但也不遗憾，旅游如绘画，适当留白最好，对再访更有期待。不同季节的随州定然有不同的美。

读《烟火乡村》，结缘随州城，美哉。

片羽

言

千岛湖农家的年味

| 项友炜 文 |

在举家团圆、走亲访友的春节里，几乎所有的活动都与吃密不可分。时下，城里人春节的吃，讲起了新时尚，吃年夜饭，多半从家里转到饭店。有的提前半年甚至一年就在心仪的饭店订下春节的家宴酒席。此举自然省心省事又方便，而且在亲、友面前还有体面。

但笔者总觉得，在家搞菜肴、吃年夜饭，虽则比较麻烦，但一大家子人在“小天地”里，两三代人相互帮衬做饭菜，大家围坐在一起，品尝自己做的饭菜，互敬美酒，其氛围比饭店好得多。

说到春节的吃，我特别迷恋和欣赏故乡至今还保留的那些传统习俗。

我的故乡在一湖千岛的浙西淳安乡下。上初高中那些年，我每年都在家里过年。参军和复员在异地，我每隔几年都要回去尝尝家乡的年味。1958年春，因建设新安江水电站需要，我们村第一次迁移至本县的郭村乡上胡宅村。1967年夏，又第二次迁移至江西上饶市德兴县潭埠乡立新村。我孩时同学余来富家等五六户移民没有走，一直定居在这里。2012年春节前夕，我应余来富之邀请，到他家过年。踏入该村，只见原先众多的老屋变成了一排排新房，河上的木板桥变成了可通汽车的水泥桥，河边那棵标志性的杨柳树仍然长青不老，环绕房前屋后的小水渠流淌着清澈的河水，几位孩提时的同学都成了爷爷奶奶。离开故乡40多年，有太多太多的变化，但不变的是乡愁，更有那农家过年的浓浓年味。

那次回到故里，刚到村头，就传来猪的叫声。一打听，原来是余来富家在杀年猪。那天中午，老同学用新鲜红烧肉、农家菜和米酒招待我一家人。我知道，农村自养猪的饲料，除了剩菜剩饭之外，还有玉米、大麦、红薯藤、蔬菜、野菜等。小猪大约养十个月，生猪体重控制在二百五十多斤，因而猪肉肥瘦适中，肉质鲜美。于是，我一连吃了好几块肉哩！

按照淳安农家的传统习俗，在农历腊月二十四之前，家家都要杀

完猪、宰完鸡鸭羊。这种习俗即使在国家遇到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也未中断过（那时，我们家乡粮食年年丰收，没有饿肚皮）。在整个春节期间，家人的“吃”，都围绕着“猪”做文章：猪血做血豆腐；猪肠子切成小圈圈，和米浆、干萝卜叶、辣椒粉、豆腐等食材一起煮羹；猪头、猪尾巴供奉老祖宗（之后当下酒菜）；猪腿和肋条肉做腊肉，留到来年农忙时慢慢吃；猪油用作平日炒菜或下面吃。未养猪的孤寡老人等困难户，一般由亲戚或邻居送上几斤鲜肉，供其过年。

每到腊月，家家户户都做米糖、芝麻糖。哪家做了，亲友都来帮忙切糖。切好的糖片放入瓮头里封存，随吃随取随封口。

家乡最有特色的是做米粿。馅心有萝卜丝拌肉、腌菜豆腐、芝麻等。米粿形如半月亮。其外，包粽子、炒花生、葵花籽和小核桃，这些都是春节家家户户必备的。还有，自制米酒，从地窖取出甘蔗，从米糠里取出野生柿子等供节日享用。至今我还记得，小时候，过节那几天，口袋里总是鼓鼓的，装满糖果。有时还用这些食物当作与小朋友玩游戏的赠品哩！

如今，在淳安乡下过年还有跳竹马、唱山脚戏（全国唯一的小剧种——睦剧）的习俗。身穿古装的跳马人，在欢快的锣鼓声中扬鞭跃马，走村串户，男女老少围观左右，好不热闹！竹马跳到哪家门口，主人都要给予赏物——花生、糖果之类的。从春节到元宵，有条件的村庄还在祠堂内搭起临时舞台，由业余戏班子演《打渔杀家》《穆桂英挂帅》等折子戏。说来也不怕难为情，那时我还曾经当过小演员哩！

以秀水闻名于世的千岛湖，现在已成了国内外享有盛誉的旅游休闲胜地。春节期间要到这里旅游的朋友们，你们一定要去芹川、上胡宅、龙门山等村走一走，看一看。倘若能到农家吃顿年夜饭，看看跳竹马，听听“山脚戏”，欣赏星罗棋布的仙岛风光，那一定十分惬意、舒心，说不准还有许多意外的收获哩！



古南街

国画 欧咏